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 第五十一回 胸中塊礫史寄牢騷 眼下釘小蠻爭寵眷

按：尹癡駕鼓掌大笑，取出懷中謄真底稿，授與齊韻叟。眾人爭先快睹，側立旁觀。祇見首行標題乃是「穢史外編」四字。（闕）

眾人閱畢，皆怔怔看著齊韻叟。不料韻叟連說：「好，好！」更無他詞。惟史天然、華鐵眉兩人愛不釋手，葛仲英、朱藹人、陶雲甫三人讚不絕口，連朱淑人、陶玉甫亦自佩服之至。異口同聲，皆道：「洵不愧為絕世奇文矣！」

葛仲英道：「俚用個典故，倒也人人肚皮裏纔有來浪，就不過如此用法，得未曾有。」華鐵眉道：「妙在用得恰好地步，又貼切，又顯豁。正如右軍初寫《蘭亭》，無不如志。」朱藹人道：「最妙者，《鞭刺雞雉》搭仔『馬牝溝紮』多花齷齪物事，竟然雅致得極。」史天然道：「像『捫之有稜』一聯，此情此景，真有難以言語形容者，虧俚寫得出！」陶雲甫道：「我倒勿懂，俚末為啥忽然想到《四書》《五經》浪去？《四書》《五經》末為啥竟有蠻好句子撥俚用得去？阿要稀奇！」說得大家皆笑。

尹癡駕道：「既蒙謬賞，就請賜批如何？」史天然、華鐵眉沉吟並道：「要批倒難批哩。」葛仲英鬚然道：「我有來裏。」即討取筆硯，向底稿後面空幅寫下行書兩行，道：

試問開天闢地，往古來今，有如此一篇洋洋灑灑、空空洞洞、怪怪奇奇文字否？普天下才子讀之，皆當瞠目愕顧，箝口結舌，倒地百拜，不知所為！

史天然先喝聲「批得好！」朱藹人道：「故是金聖嘆《西廂》個批語，俚就去抄仔來哉。」華鐵眉道：「抄也抄得好。」陶雲甫點頭道：「果然抄得好，除脫仔實概個批語，也無撥啥好批哉啲。」

葛仲英顧見高亞白獨坐於旁，片言不發，訝而問道：「亞白先生啥勿聲勿響嘅？難道癡駕先生做得勿好？」亞白道：「好末阿有啥勿好？耐阿曉得城隍廟裏大興土木，閻羅王殿浪個拔舌地獄剛剛收作好，就等個癡駕先生去末，要請俚嘗嘗滋味哉！」大家復笑哄堂，尹癡駕也笑道：「俚乃輪仔東道，來裏肉痛，無啥說仔末，罵兩聲出出氣，阿對？」齊韻叟道：「亞白不過說說罷哉。我末要勸耐句閑話：大凡讀書人通病，往往為坎坷之故，就不免牢騷；為牢騷之故，就不免放誕；為放誕之故，就不免潰敗決裂，無所不為。耐阿好收斂點，君子須防其漸也。」尹癡駕不禁竦然改容，拱手謝教。

其時滿廳上點起無數燈燭，廳中央擺起全桌酒筵，廣東婁子聲請入席。眾人按照規例，帶局之外，另叫個本堂局。婁子各帶鼓板弦索，嘔嘔啞啞，唱起廣東調來。若在廣東規例，當於入席之前挨次唱曲，不準停歇。高亞白嫌道聒耳，預為阻止。至此入席之後，齊韻叟也不耐煩，一曲未終，又阻止了。席間方得攀談行令如常。

既而華鐵眉的家丁華忠瑗上廳來，附耳報命於家主道：「少大人到仔清和坊袁三寶搭去，兆貴里勿曾來。」華鐵眉略一領首，因悄悄訴與孫素蘭，使其放心。適為齊韻叟所見，偶然動問。鐵眉乘勢說出癡頭電軟斯纏情形，韻叟遽說道：「價末到倪花園裏來哩，搭仔文君做淘伴，阿是蠻好？」素蘭接說道：「倪原要到大人個花園裏，為仔俚乃說，常恐勿便。」韻叟轉問鐵眉道：「啥勿便嘅？耐也一淘來末哉啲。」鐵眉屈指計道：「今朝末讓俚先去，我有點事體，二十來張俚。」韻叟道：「故也無啥。」天然也說是二十來。

鐵眉見素蘭的事已經妥議，記起自己的事，即擬言歸。高亞白知其征逐狎昵皆所不喜，聽憑自便。

華鐵眉去後，丟下了素蘭沒得著落，去住兩難。韻叟微窺所苦，就道：「該搭個場面，生來全夜天噪啲，我轉去要困哉。」高亞白知其起居無時，惟適之安，亦惟有聽憑自便而已。

齊韻叟乃約同孫素蘭帶領蘇冠香，辭別席間眾人，出門登轎，迤邐而行。約一點鐘之久，始至於一笠園。園中月色逾明，滿地上花叢竹樹的影子，交互重疊，離披動搖。韻叟傳命抬往拜月房櫳，由一笠湖東北角上兜過圖來。剛繞出假山背後，便聽得一陣笑聲，唏唏哈哈，熱鬧得很，猜不出是些甚麼人。

比到拜月房櫳院牆外面，停下轎子，韻叟前走，冠香挈素蘭隨後，步進院門。祇見十來個梨花院落的女孩兒，在這院子裏空地上相與勃交打滾，踢毽子，捉盲盲，頑要得沒個清頭。驀然抬頭見了主人，猛喫大驚，跌跌爬爬，一哄四散。獨有一個凝立不動，一手扶定一株桂樹，一手垂下去灣腰提鞋，嘴裏又咕嚕道：「跑啥嘅，小乾件無規矩！」韻叟於月光中看去，原來竟是琪官。韻叟就笑嘻嘻上前，手攏手說道：「倪裏向去哩。」琪官蹀得兩步，重復回身，望著別株桂樹之下，隱隱然似乎有個人影探頭探腦。琪官怒聲喝道：「瑤官，來！」瑤官纔從黑暗裏應聲趨出。琪官還呵責道：「耐也跟仔俚跑，麁面孔！」瑤官不敢回言。

一行人蹀進拜月房櫳，韻叟有些倦意，歪在一張半榻上，與素蘭隨意閑談，問起癡頭電，安慰兩句。見素蘭拘拘束束的不自在，因命冠香道：「耐同仔素蘭先生到大觀樓浪去，看看房間裏阿缺啥物事，喊俚朵舒齊好仔。」素蘭巴不得一聲，跟了冠香相攜並往。

韻叟喚進簾外當值管家，吹滅前後一應燈火，祇留各間中央五盞保險燈。管家遵辦退出。韻叟遂努嘴示意，令琪官、瑤官兩人坐於榻旁，自己朦朧朧合眼瞌睡，霎時間鼻息鼾鼾而起。琪官悄悄地離座，移過茶壺，按試滾熱，用手巾周圍包裹。瑤官也去放下後面一帶窗簾。即低聲問琪官道：「阿要拿條絨單來蓋蓋？」琪官想了想，搖搖頭。

兩人嘿嘿相對，沒甚消遣。琪官隔著前面玻璃窗，賞玩那一笠湖中月色。瑤官偶然開出抽屜，尋得一副牙牌，輕輕的打五關。琪官作色禁止，瑤官佯作不知，手持幾張牌，向嘴邊禱祝些甚麼，再呵上一口氣，然後操將起來。班官怒其不依，隨手攫取一張牌藏於懷內。急得瑤官合掌膜拜，陪笑央及，無奈琪官別轉頭不理。瑤官沒法，祇得涎著臉，做手勢，欲於琪官身上搜檢。琪官生怕肉癢，莊容盛氣以待之。

兩人正擬交手扭結，忽聞中間門首吉丁當簾鉤搖動聲音。兩人連忙迎上去，見是蘇冠香和大姐小青進來。琪官不開口，祇把手緊緊指著半榻。冠香便知道韻叟睡著了，幸未驚醒，親自照看一番，卻轉身向琪官切切囑道：「阿姐請我去，說有生活來浪，謝謝耐兩家頭替我陪陪大人。晚歇困醒仔，教小青裏向來喊我好哉。」瑤官在傍應諾。冠香囑畢。飄然竟去。琪官支開小青不必伺候，小青落得自在嬉游。

琪官坐定，冷笑兩聲，方說瑤官道：「耐個猷大末少有出見個，隨便啥閑話，總歸瞎答應。」瑤官追思適間云云，惶惑不解，道：「俚勿曾說啥啲？」琪官哼的從鼻子裏笑出聲來，道：「耐是俚買個討人，該應替俚陪陪客人，勿曾說啥！」瑤官道：「價末倪走開點。」琪官睜目頃道：「啥人說走嘅，大人教倪坐來裏，陪勿陪挨勿著俚說啲！」瑤官纔領會其意思。琪官復哼哼的連聲冷笑，道：「倒好像是俚俚個大人，阿要笑話！」

這一席話，竟忘了半榻上韻叟，絮花之舌，滾滾瀾翻，愈說而愈高了。恰好韻叟翻個轉身，兩人慌掩住嘴，鵲候半晌，不見動靜。琪官躡足至半榻前，見韻叟仰面而睡，兩祇眼睛微開一線，奕奕怕人。琪官把前後襟、左右袖各拉直些，仍躡足退下。瑤官那裏有興致再去打五關？收拾牙牌，裝入抽屜，核其數三十二張，並無欠缺，不知琪官於何時擲還。兩人依然嘿嘿相對，沒甚消遣。

相近夜分時候，韻叟睡足欠伸，簾外管家聞聲迓進臉水。韻叟揩了把面，瑤官遞上漱盂，漱了口。琪官取預備的一壺茶，先自嘗嘗，溫嗽可口，約篩大半茶鍾遞上，韻叟呷了些。韻叟顧問：「冠香哩？」琪官置若罔聞，瑤官道：「說是姨太太搭去。」

韻叟傳命管家去喊冠香。琪官接取茶鍾，隨手放下，坐於一旁，轉身向外。韻叟還要喫茶，連說三遍，琪官祇是不動，冷冷答道：「等冠香來篩撥耐喫，倪笨手笨腳陸裏會篩茶？」韻叟呵呵一笑，親身起立，要取茶鍾。瑤官含笑近前，代篩遞上。

韻叟喫過茶，就於琪官身傍坐下，溫存熨貼了好一會。琪官仍瞪著眼，默著臉，一語不發。韻叟用正言開導道：「耐勤來浪糊塗，冠香是外頭人，就算我同俚要好，終勿比耐自家人。自家人一徑來裏，冠香一年半載未轉去哉，耐也何必去喫個醋？」琪官聽說，大聲答道：「大人阿是耐無撥仔淘成哉？倪末曉得啥醋勿醋！」韻叟訕笑道：「喫醋耐勿曉得？我教個乖撥耐，耐故歇末就是叫喫醋。」琪官用力推開道：「快點去喫茶罷，冠香來哉！」韻叟回頭去看，琪官得隙掙脫，招呼瑤官道：「冠香來哉，倪去罷。」

韻叟見側首玻璃窗外，果然蘇冠香影影綽綽來了，就順勢打發道：「大家去困罷，天也勿早哉。」瑤官一面應諾，一面跟從琪官下臺階，劈面迎著冠香。琪官催道：「先生快點來，大人等來浪。」冠香不及對答，邁步進去。琪官、瑤官兩人遂緩緩步月而歸。

第五十一回終。